

时事社道 《中国要牵制苏联，华主席访罗》

说华主席访问罗南两国是对苏联进行一次外交的大示威

【时事社东京八月十五日电】题：中国要牵制苏联，华主席十六日访问罗马尼亚

布加勒斯特电：中国共产党主席兼总理华国锋将从十六日和二十一日分别访问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同齐奥塞斯库、铁托等两位领导人，就国际关系和双边问题交换意见。可以说，华主席访问采取独立自主路线的东欧两国，是对苏联进行一次外交的大示威，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要借此机会明确地表示对中苏奉行等距离外交，加强外交上的自由行动。暂且不谈这两个国家的意图如何，反正这次访问对今后的国际政局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点是可以预料到的。

在这次访问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访问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国家是东欧中采取独立自主

主路线的国家，而且都没有参加苏联发动的军事入侵捷克的事件。访问这两个国家本身就明确地表明中国的目的是要牵制苏联。

苏联对中国的这种行动很敏感，八月上旬勃列日涅夫总书记邀请齐奥塞斯库总统去克里米亚休养地协商就是一个表现。很明显，苏联承认华主席访问的外交影响超出了双边关系。

齐奥塞斯库、铁托两位领导人的目的是要借华主席访问，对中苏更强大地开展等距离外交，扩大本国外交活动的幅度，维护独立自主路线。这两个国家的考虑同中国的想法是有距离的。但是，不可否认，双方对苏联的威胁有共同的认识。可以预料，今后中国将会在欧洲更积极地展开对付苏联的外交活动。

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文

《华的东欧之行的背景》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八月十四日刊登库卡尼的香港专电，题为《华的东欧之行的背景》，摘要如下：

北京的外交攻势转向了东欧，中国的华国锋主席开始前往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进行国事访问。

意味深长的是，中国领导人是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不和有增无减的时候前往巴尔干的这两个声称自己不依附于苏联的共产党国家访问的。

华主席在这两个东

欧国家首都会谈时主要将就国际局势交换看法，因为北京同这两个国家都不存在任何双边问题。

在国际问题上，中国同这两个国家有分歧，也有一些看法一致的地方。对于中国来说，莫斯科是头号敌人。北京孜孜不倦地设法同一切反俄力量拉关系，号召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北京认为苏联“霸权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势力。

据此间外交分析家说，不结盟运动的创始

人之一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还不愿意在北京的直接帮助下同莫斯科正面冲突。

法新社评苏联对华主席出访罗南的态度

【法新社莫斯科八月十四日电】这里对中国主席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接着访问南斯拉夫既没有报道，也没有发表评论。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

华主席对罗马尼亚——一个因其在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不寻常地位而引起注意的共产党国家——的访问只能被克

罗马尼亚的处境甚至更为微妙。呆在东欧集团内的齐奥塞斯库总统在外交上要费很大的力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里姆林宫认为是一种挑战，同时访问是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之后刚刚两天开始的。

而中日条约本身被认为是苏联外交的一个打击。

这次访问只能增加苏联对受包围的担心，因为受包围问题是苏联对外政策的一个重大的和多次报道的题目。

土地。

【美联社德黑兰八月十五日电】据官方的波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政府今晚“由于最近发生了事件”而取消了设拉子和伊斯法罕的引起争议的艺术节。

与此同时，保守的穆斯林集团今天继续在德黑兰、霍拉姆沙尔和霍拉姆堡制造骚乱。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在霍拉姆堡有三人死亡。

至少其他二十几个城市中的成千上万的工人举行了支持伊朗国王和政府的游行示威。

在德黑兰，警察用催泪瓦斯和棍棒把开始砸玻璃的二百左右的宗教界人士驱散了。警方还抓了一些人，被抓人数没有透露。

为纪念前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下台二十五周年，巴列维国王宣布要对七百一十一名犯人，其中包括六十二名政治犯实行大赦。

鉴于目前的动乱是由宗教原因引起的，大概更为重要的是，国王下令逮捕了伊朗的企业家霍贾布尔·亚兹达尼。他的金融组织伊朗出口银行自今年开始以来一直是全国示威者几十次袭击的目标。

亚兹达尼属于伊朗什叶派穆斯林所憎恨的伯哈教派。逮捕他的理由是他以非法手段取得

伊朗新闻大臣说政府控制了局势

国王巴列维宣布伊朗将实行大赦

【法新社德黑兰八月十五日电】这里的报纸今天报道，新闻大臣胡马云发表声明说，伊朗城市最近发生的骚乱是谋求制造动乱和反叛的煽动者策划的。

他还说，在周末一些城市发生骚乱之后，现在政府完全控制了局势。

据今天获悉，前天在德黑兰逮捕了八十个示威者。在这个城市的许多地区曾发生大量破坏财产的事。在马什哈德和大不里士也发生过严重的骚乱。

内阁昨天就局势开

了四小时会议，新闻大臣在会议结束后讲话时向记者们保证，骚乱不会使政府放慢允许有更加自由的政治的计划。

他说，一小撮煽动者，不管怎么训练有素，不能危害一个象伊朗这样强大和统一的国家。

【法新社德黑兰八月十五日电】正当在首都一些地方继续出现示威和出动军队（这是今年以来的第一次）对付示威者的时候，伊朗国王今天宣布了两项措施，目的是要平息目前这里的紧张局势。

南通社自布加勒斯特报道 罗政界人士认为 华主席访罗具有重大意义

【南通社布加勒斯特八月十五日电】罗马尼亚政界人士认为华国锋明天的来访具有重大意义，指出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同中国共产党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接着举行的会谈，将促进两国日益丰富多采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关系。

预料，在华抵达后，东道主和他的贵宾即开始就双边关系第一次交换意见，齐奥塞斯库和华将在明晚举行的正式宴会上阐述他们对国际局势的重大观点，这次宴会将在有八千个座位的波利瓦伦特体育宫举行。

此间观察家认为，齐奥塞斯库总统将把他几天前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话中陈述的立场，作为他同中国共产党主席会谈的依据。

有消息说，罗中最高级会谈结束时，两国将签订若干经济合作协定，包括关于建立中罗经济合作混合委员会协定。

布加勒斯特的官方人士期待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国家首脑对罗马尼亚的首次访问，他们强调指出两国的关系良好，并说，布加勒斯特和北京之间各种代表团和其他官员继续不断的互访也再次证明中罗的关系良好。

江萨说邓副总理将访泰

外电说越想把范文同的访问放在邓副总理访问前

【合众国际社曼谷八月十五日电】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今天证实：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和越南总理范文同行将访问泰国。

江萨说，邓的访问已经确定，访问日期很快就要在曼谷和北京同时宣布。

他说，范文同对泰国的正式访问仍有待于安排，日期还没有确定。江萨说：“访问日期完全要由越南人确定。可以在邓小平之前

或者在他之后。”

外交部的人士早些时候说，越南人想要把范访问的日期定在邓访问之前。

【法新社曼谷八月十五日电】权威人士今天说，越南和泰国已经原则上协议越南总理范文同访问这里，但是日期尚待确定。

这位人士说，范文同将在下月某个时候来此访问。越南人希望在中国高级副总理邓小平到曼谷之前访问。

勃列日涅夫接见日夫科夫

【塔斯社莫斯科八月十四日电】题：友好会晤

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今天在克里米亚会见了正在苏联休假的保共中央第一书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托·日夫科夫。

在就紧迫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时，勃列日涅夫和日夫科夫强调指出，苏联和保加利亚忠

于缓和政策，忠于赫鲁辛基最后文件原则。

两党和两国领导人表示，希望巴尔干国家人民不让这个重要地区成为敌视缓和与和平事业的势力要阴谋计的对象。

勃列日涅夫和日夫科夫指出了极端敌视和平与社会主义利益的中国霸权主义方针。他们重申两国热烈支持遭到中国粗暴压力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美报文章《“清醒”的超级大国展望未来》

说有两个问题是美国外交和保安机构考虑的中心问题，一个是苏联政策的发展方向，另一个是美国未来战略战术的方针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八月十二日刊登该报记者默里·马德的文章，题为《“清醒”的超级大国展望未来》，摘要如下：

美国和苏联从两个月别扭的关系中体会在没有发生公然对抗的情况下，一方能给另一方造成多大损失。

美国一位高级决策者回顾双方在非洲、间谍、持不同政见者、贸易及美苏缓和的基本含义等问题上的激烈争吵时说：“这是一段发人清醒的经历。”

另一位高级官员说，“打个比喻说”，每个超级大国“都挨了一通袭击，而哪一方都不很好受”。

美国的战略家在一系列私下的谈话中说，现在对克里姆林宫和卡特政府之间这场激烈的争吵进行全面估计还为时过早，因为它还没有完全结束。

正如一位官员在政府内部发表看法时所讲的，尽管“双方都稍为作了让步”，许多同样的爆炸性问题在下个月和以后会再次出现。

这些问题有：国务卿万斯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纽约进行的新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在苏联人权问题上没有解决的斗争；美国继续对苏联古巴在非洲使用力量表示关切；美中苏三角关系中紧张局势发展的前景。有两个问题是美国外交和保安机构考虑的中心问题，一个是苏联政策的发展方向，另一个是美国未来战略战术的方针。

在卡特政府的高级官员中流传着这样的话：卡特从他的顾问们的意见中“挑选”他要采取的行动，他“并不墨守”任何单一的“方针”。了解内情的人小心地指出，不能因为卡特决定重申他的对外政策的首席代言人是万斯而不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因而就忽视前面这一点。

卡特必须在今后几周里决定让万斯下月底带着什么指示同葛罗米柯举行下一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同时，在准备美国新的防务预算

美政府一报告谈去年美穷人情况

【美联社华盛顿八月八日电】美国政府一篇报告显示，美国一九七七年的穷人比一九七五年的穷人已经减少一百二十万人。据美联社获得的一篇人口统计局的报告称：在一九七七年贫困线以下的大约有二千四百七十万人，而一九七五年时尚有二千五百九十万穷人。

这篇报告显示，百分之十一点六的人口是处于贫困线以下，即每年收入是六千一百九十一美元，通常是一家四口非农业人家。

最近的报告显示，一九七七年中等收入的家庭一年有一万六千零一十美元。

白种居民中等收入每年一万六千七百四十美元，黑人中等收入每年九千五百六十美元。

联合国第一次“反对种族主义世界会议”今天在这里开幕，在此以前，索马里指控古巴为苏联在非洲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和大屠杀”。

索马里驻日内瓦的代表团发表一项声明说，古巴站在苏联人一边进行“代理人战争”，这种战争的目的是要“实现苏联统治第三世界的计划”。

但是当古巴在正式会议上一致当选为十个副主席之一的时候，索马里没有正式反对。其他副主席包括苏联、叙利亚和埃及。这个为期十天的会议是由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主持。

瓦尔德海姆警告说，种族歧视无论发生在什么地方都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他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已经使二千五百万人民“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成了外人”，那里的法律“剥夺了他们生来就有的权利”。

莱索托工商部长莫拉波当选为会议主席。他说，会议得出的结论如果不给千百万人带来享受人权的希望，就会使他们“更深地陷入绝望的深渊中”。

【合众国际社日内瓦八月十四日电】美国今天抵制了一次纪念联合国反种族主义和反种族歧视的十年已过了一半的会议。

华盛顿坚持它作出的这一决定：它与反种族主义的十年毫无关系，因为一九七五年联大的一项决议称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

一百多个政府的低级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为期两周的会议。预料这次会议的讨论和决议大部分将涉及南非局势。

时，卡特还要对武器系统和美国的军事战略作出决定，其中有一些决定要跟同苏联一起解决的核问题有着重大关系。

除了“认真”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以外，苏联在六月份就中欧共同裁减军事力量提出了一份美国官员认为同西方的立场大大接近的建议，尽管还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但它可能使长期陷于僵局的中欧共同裁减军事力量谈判出现突破。

最近美苏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一次会议也报告说，在实现一个比较遥远的目标方面有所进展，这个目标是可能限制每个超级大国向其它国家出售的常规武器——这是世界武器竞赛中一个没有触及到的目标。

在美国国会选举接近，而越来越容易激动的政治气氛中，正是在人权方面美苏关系的展望将继续特别冷酷和紧张。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森林起火

【美联社加利福尼亚州卡扎德罗八月十二日电】一场大火今天威胁着位于旧金山西北不到一百英里的地方的生命和财产。这场大火已经烧毁了俄罗斯河休养地区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树木和住宅。

在星期四和星期五这两天中，由于阵阵风向不定的狂风，火势蔓延很快，致使大批的居民逃离他们的住宅。许多受难者回来时，发现他们的财产成了一堆冒烟的灰烬。

官员说，到星期六清晨，大火已经烧光将近一万英亩（大约十五平方英里）的树木，烧毁了大约三十座住宅。

《捷克斯洛伐克——在入侵十周年临近时刻七七宪章运动要求结束苏军的“临时”驻扎》

【本刊讯】法国《世界报》八月八日发表该报记者吕克贝尔发自维也纳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捷克斯洛伐克——在入侵十周年临近的时刻，七七宪章运动要求结束苏军的“临时”驻扎》，摘要如下：

在华沙条约五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十周年逼近的时候，布拉格表现出某种神经过敏。为揭露所谓布拉格之春的“反革命”企图，而又一次发起的宣传运动进入了高潮。七七宪章运动最近则抓住了这一周年纪念的机会质问当局，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苏联部队驻扎在国内是否有益处。

宪章派在第二号文件中提出的这个请求，是由它的三个发言人签名的。他们提醒说：按照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莫斯科和布拉格签订的条约，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留驻部队曾经规定是“临时的”，明确的目标是“面对西德军国主义力量日益增大的活动，保证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然而，这些发言人争辩说：人们不禁要问，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苏联、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条约之后，在柏林协定与赫尔辛基会议之后，军队驻扎的目标是否还有效。

约有十万人他们继续说，胡萨克和勃列日涅夫最近对波恩进行的访问，也表明了这个

安德鲁·扬在美国律师协会大会上讲话

【合众国际社纽约八月九日电】美国大使安德鲁·扬今天说，第三世界国家正在抛开苏联而转向私营企业来设法解决它们的经济问题。

扬在美国律师协会大会上说，和一般的看法相反，“我们并没有发现第三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共产党阵营。我们发现情况恰好相反。我们发现十年前苏联看起来在那里拥有巨大势力的国家现在正在显示出强烈的独立精神。它们越来越意识到生硬的社会主义办法并不能使它们实现它们的发展目标”。

扬说，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由于相当多的私营企业参加经营而得到蓬勃发展。其他一些国家在没有公开摒弃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正在转向混合经济、私营资本、私人研究和发展机构、私人技术，并且进入西方自由企业制度下的私营市场”。

扬列举了一些说明俄国的经济活动正使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感到沮丧的例子。

他说，拉丁美洲国家和加勒比地区国家都感到不满意，因为苏联没有取消它对进口香蕉的限制。

取消上述限制将有助于它们把水果产品运往俄国和华约组织国家。

他说：“我们听到非洲各国对苏联在它们的捕鱼水域采取的剥削行动表示不满：捕捞量的百分之七十归苏联、百分之二十归古巴，只留下百分之十归东道国居民食用。”

“甚至最贪婪的跨国资本家所提供的份额也超过它。第三世界国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扬最近发表的关于所谓美国也有政治犯的说法，使他受到万斯国务卿和卡特总统的责备。他这次没有发表任何可以让人认为是违反政府政策的言论。

扬高度赞扬卡特政府。他说，卡特政府由于执行坚定的人权政策而通过联合国和双边关系取得了重大成就。

扬说，数以千计的政治犯获释了；在许多国家，移民的数字上升了；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军政府已开始还政于民，并通过由各族人民自由选举出来的制宪议会制订了新宪法。

战略意义。在布拉格之春以前，加强华沙条约南翼的苏军问题就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一九六六年，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事实是，布拉格和莫斯科还签定了一项秘密协定，规定必要时在捷克驻扎一万八千名苏联士兵，这项协定应于一九六八年夏季执行。

然而，布拉格报界进行了大肆宣传，其目的之一似乎明显地是要制止所有反对派的示威。内政部长奥布齐纳坚决要求所有“修正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恐怖主义者”在当前时期当心些。

党的机关报《红色权利报》说：一九六八年的干涉标志着“历史的转折”，它表明了不可能“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拉出去”。

问题的现实性，在访问中，明确承认我国和华约组织其它国家同联邦德国关系的和平性质，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到关于苏联在我国领土上暂时驻扎军队的协议上所说的那种危险。这样提问题的方式是很巧妙的，因为它吸引人们对共产主义阵营外交对德国问题上的一个矛盾的注意。此外，它还有避免把苏联的存在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形势的稳定联系起来的优点。

这个要求并不比在过去反对派就这个问题提出的其它要求更加受到当局的重视。无论如何苏联将使人相信它面对美国驻扎在巴伐利亚的第七军而在捷克斯洛伐克保持大约十万人的

《瑞典日报》评论《日中条约——苏联的挫折》

【本刊讯】瑞典《瑞典日报》八月十四日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发表评论，题为《日中条约——苏联的挫折》，摘要如下：

八月十二日在北京签署的日中和平条约是莫斯科在同北京争夺国际影响斗争中的新挫折，同时，东亚和东南亚的局势日趋紧张起来。

附有针对苏联的霸权条款的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沉重地打击了克里姆林宫的威望，因为它几年来一直致力于使日本不要签订这个条约。然而，日中之间文化和历史的联系，日本希望通过同中国扩大贸易而获得经济利益以及苏联在归还北方四岛问题上的不合作态度，促成了日中条约的签订。

现在预测条约的深远影响还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的是莫斯科害怕东京和北京更加接近，而华盛顿是这种接近的满意的支持者。位于苏联东方的三大强国

日本、中国、美国会严重削弱苏联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地位。

如果局势的发展导致美、中、日接近的话，苏联将不得不下更大的赌注来维持由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及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构成的这个力量的平衡。

另外，条约可能会引起经济上的紧张，因为它肯定会减少日苏合作开发西伯利亚巨大资源的可能性。中国反对日本以技术和资金参与

开发中苏边界北部地区，而没有日本的援助，苏联的矿井、工业及辅助项目的建设速度将会大大地放慢。

从政治上说，日本对中国所采取的行动是亚洲总的形势有利于北京的一个标志。经过波及到邻国的文化革命的动乱之后，北京在最近的几年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尊重。

亚洲对苏联不信任的原因之一，许多国家害怕苏联会象在非洲

利用古巴那样利用越南，以军事力量在这一地区谋取霸权。自从三年前美国耻辱地从印度支那撤走之后，这个地区一直处于相对的真真空状态。

另一方面的事实是，一些东南亚国家——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对中国持怀疑态度。中国保护越南华侨的行动同样也可能在该地区其他国家实行，这些国家里有大量华侨，总数大约为一千五百万。然而就目前来看，得到苏联支持的越南军队被认为是对该地区稳定的最严重的威胁。

埃塞俄比亚政府军 准备对厄立特里亚重镇克伦发动攻势

【路透社喀土穆八月十三日电】西方情报人士今天在这里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军队正在准备用大量装甲部队对叛乱分子控制的厄立特里亚的重要城市克伦发动钳形攻势。

他们说，直到现在还只限于起支援作用的古巴军队似乎已被进一步拉入这场战争中来，因为亚的斯亚贝巴军队已准备同游击队决战了。这些情报人士认为，古巴军队可能支援从省会阿斯马拉向西北挺进、从十日落到政府军手中的阿戈达特向东挺进的苏联装备的机械化部队。

这些人士说，古巴飞行员已经在驾驶苏制米格—21和23飞机袭击崎岖不平的山区和几周暴雨后被淹没的山口的游击队阵地。

这些情报人士说，对克伦的进攻也许是在两个月的攻势中机械化程度最高的一次进攻。埃塞俄比亚军队已挺进到这个省的南部和西部地区，收复了去年游击队攻占的一个又一个城市。

阿戈达特曾是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所控制的最后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在这次攻势中首当其冲。克伦目前由另一个主要运动——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所控制。厄人阵仍控制着这个省北部和从阿斯马拉到一百一十五公里以外山脚下的马萨瓦港的主要公路沿线地区的几个城市。

克伦位于厄人阵所占据的地区的中心。厄人阵发言人坚信，他们能避开即将来临的两路进攻。他们说，山势陡峭更适合他们的作战风格。

然而，外交人士说，埃塞俄比亚马克思主义军政府的军队士气很高。如果古巴人确实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他们的地位只能得到加强。

以政府决定暂停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

【法新社耶路撒冷八月十四日电】以色列政府今天决定在埃及、以色列和美国下个月在戴维营举行最高级会议之前，阻止在约旦河谷建立五个新定居点的计划。这一决定是在副总理伊加尔·亚丁主持的一次内阁会议上作出的。亚丁由于贝京目前正在休假而代理总理。

艾瑟顿离开以色列回国

【法新社特拉维夫八月十三日电】美国的中东巡回大使艾瑟顿今天离开这里，他在从约旦回国途中在这里作短暂逗留的。艾瑟顿在早些时候访问了埃及、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

据约旦首都安曼的可靠人士今天说，美国决心在九月五日在美国举行的美国总统卡特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参加的三方会议上提出它自己的和平计划。这些人士还说，约旦国王侯赛因显然赞成这一计划。这个计划规定以色列从各条战线撤出自一九六七年以来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并且保障这个地区的安全。

【本刊讯】美国《底特律新闻》八月七日发表圣巴巴拉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韦森（他去年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任所长）的文章，题为《“日本这个公司”：它的经济成功的关键》，全文如下：

对于那些注意商业新闻的人来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日本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成功的。例如，拿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说，自一九六〇年以来，它以每年将近百分之十的比率增长。这一增长率甚至超过了共产党国家通过专制作法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无双的。三十年前，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计算只达到勉强可以维持生存的水平，今天已经达到几乎与美国一样高的水平，尽管日本实际上没有工业原料和只有非常有限的可耕地。但是，日本对现代技术的应用使世界其它国家羡慕不已。

• 日本的钢铁工人生产的钢铁是美国工人生产的钢铁的一倍半。

• 他们的电视工业的产量是我们的两倍。

• 最感人的也许是日本企业界解决自从一九七三年以来燃料价格上涨三倍和一九七五年的衰退所造成的问题的方法。

日本人把他们的问题变成激励他们的力量，这种加强了竞争力量给日本带来了不寻常的国际收支顺差，预料这种顺差在今年年底将达二百三十亿美元。

人们不可避免地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在使他们的经济结构适应于当代世界方面比我们美国做得要好。

如同在战后的德国一样，他们的经济奇迹是由经过锻炼的人民创造的，他们的社会曾因战败而被破坏，几乎是从废墟上重建起来的。人们常常指出，这意味着他们把他们的设备现代化了。但是，此外，他们还把他们的制度现代化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的作法在胜利中被确定下来，而失败使日本受到了锻炼。美国在这样

美教授
韦森文章

《“日本这个公司”：它的经济成功的关键》

认为在西方世界，日本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如资本主义制度持续到下世纪，将是日本的经营方式，而不是美国方式

长的时期中一直非常成功，因而它往往不重视别国的做法和制度。然而，现在逐渐变得很明显的是，如果美国要想在世界市场上重新取得它从前的成功的话，那么它也必须作出重大努力来解放思想，学习别国的经验。

怎样使日本的管理方法成功地适应于美国的劳工和工作条件呢？

日本的经理人员不顾另一种语言和另一种文化所固有的不利条件，已经进入我们的一些工厂，使它们提高了质量，并使它们从亏损变为盈余。三洋电机公司只不过是一个例子。当这家公司接手管理惠普尔公司在阿肯色州沃里克的电视工厂时，这个部门已经在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七年亏损了一千二百万美元。自从日本人接管以来，生产已经完全改观，去年接近有盈余。Y K K 拉链公司获得的非凡成功是日本经理人员创造的，他们把他们的产品带到美国来，并且采用日本的方法和雇佣美国的工人，使产品超过美国。

有人说公司的首要责任应该是对它的雇员所负的责任，这种说法也许听起来是奇怪的，但是它不是不现实的；从长远来说，它甚至可能是对股东有利的。我们看到日本公司职员排队来唱公司之歌和不愿按规定休假的消息，总是付之一笑。他们同意终身雇用工人的作法听起来是呆板的，也许是不经济的。但是日本人并不傻。这种雇主和雇员之间互相承担义务的作法是以雇主的心理考虑和经济考虑的适当结合为基础的，他们希望保持他们的劳动力——并使之保持生产力。

让工人和雇用他或她的公司结为一体并不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这个公司也同样与工人结为一体的话。在一个企业内部普遍存在敌对状况是不健康和不经济的，这是作为工业革命的特点的那种由特殊阶层统治一切的态度的残余。无疑，比

较现代化的作法是，把从装配线的操纵人员到高级管理员的全部工人都看成是一个集体，他们的共同目标比在分享成果时的任何利害冲突

更为重要。公司企业能够比国家要更有效地为它们的雇员提供福利，而且不象国家那样官僚主义——它们比较能够给予它们的雇员以个人关怀。下述作法也使它们获得既得利益：在淡季为多余的劳力在公司内部找到工作，以保持其雇员的技术和忠诚，而不是把这些工人解雇让国家去养活。

政府需要付出的社会费用越低，它需要征收的赋税总数就越少。这在日本是一种工作原则，日本政府占用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比世界上任何其它主要国家都低。国家重视保持企业内部的和睦和重视公司对工人负责，这使得其它国家把这种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关系称为“日本这家公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多数的民主国家中，这种合作被认为是政府明显的阶级偏袒作法，并加以拒绝。但是，日本企业界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使得这种合作能够为那里的人们所接受。

没有人说日本的制度是完美的。但是相当可靠的推测是，如果资本主义持续到下一个世纪，那末，它的经营方式看上去可能是日本的方式，而不是美国的方式。

另一种合理的推测是，美国工业将能够在政治和经济上更好地维持下去，如果它大半采纳日本的公司的基本道理的话。虽然这里的某些公司已经朝这方面发展（主要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但是改变已经确定的态度和已实行的办法，是不容易的。

在战后重建时期，美国的代表曾教日本人学习西方的方式。而今天，叫我们反过来接受它的方式显然是困难的。但是好的老师不应该过分骄傲。

学生学的出色，使老师可以向学生请教，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成就。

南《共产主义者》
周报文章

《变化的过程》

说十一大以来中国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本刊讯】南《共产主义者》周报八月十一日以《变化的过程》为题刊登诺瓦契奇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自从召开第一次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出席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一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在以华国锋为首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都取得了哪些成绩？

可以说，中国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热烈的讨论和对新道路的探索遍及各个领域：从社会基础到上层建筑。迄今的实践和理论正经受着检验。

中国的报纸写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高标准。任何理论都要经实践检验，过去的提法必须适应新的条件和已经变化了的情况。

当然，中国目前讨论“实践”问题，不仅注意到经济方面，而且也注意到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可是，经济仍然给目前的变化打上烙印。

华国锋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以尖锐的批判态度分析了近几年发生的事件，这次代表大会以后预示着在国内的经济制度方面将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指出，只采取行政措施是不能管理成千上万企业的。公开表示主张广泛利用价格、贷款、支付制度等这些经济杠杆，其目的在于加速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而采取的方法越来越多地是经济方面的。

无疑，应该认为这种看法目前仍然是一种趋向，过去的深刻的影响在实践中仍然很明显。

经过多年之后重新出现在舞台上的经济学家们主张，为了完成物质生产的任务，目前应该刺激企业和个人的物质兴趣。

为加强“生产中的民主”已采取了初步的行动，答应企业今后可以支配所取得的部分收入。关于按劳分配问题，正进行广泛的讨论，领导人的方针是彻底贯彻这个原则。

由于过去一个时期被认为是大乱的时期，因而华在代表大会上宣布“大治”是头等任务之一。

可以说，在这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不仅加强了秩序的稳定，而且为加强法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国家机构和政权系统正加强民主原则，以前停止活动的许多机构，首先是社会一政治机构，恢复了政治生活。

为在文化革命过程中的或者更早的大批清洗时受害的干部恢复名誉的重要过程，也特别引人注目。

在为“四人帮”和林彪等人的受害者恢复名誉的同时，正在撤换那些对目前变化持保留态度或者违法乱纪的地方领导人。

当然，所有这一切并非一帆风顺，也不那么简单。抵制现行方针的行为肯定存在。任何人都不会对此感到惊奇。

但是，新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变化着的条件下，对各种不同意见不再当作“反革命”

或者“敌对行动”，而是当作不应该用行政命令去加以解决的一种矛盾。

继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访问之后，华国锋主席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的访问，可能将最明确地谈到新领导对外政治方针的变化。

华主席现在开始了一位中国最高领导人从未进行过的最远的巡回访问。他在北京接见许多外国国务活动家和同他们谈话时，就已表现出了有力的活动。

向世界开放这个词，对实现新方针来说可能不够确切，因为“开放”时期是七十年代初，那时中国实际上同世界所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我们可以这样说，现在是要向世界问题接近，中国对参加解决这些问题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今天，中国将越来越多地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寻找自己的伙伴，它所遵循的政治主张认为，这些国家今天是进步倾向的主要支柱。

在最近一年中，中国还大力在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中进行了活动。中国还同许多西方国家发展各种各样的和越来越广泛的双边合作。

【本刊讯】葡萄牙《新闻日报》八月三日刊登该报国际部主任伊格巴尔·阿梅德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从北京的“西方政策”到中国的现代化》，摘要如下：

一九七六年年年底粉碎“四人帮”和今年举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毛之后时代的两个主要阶段。

具有真正的政治求实精神的中国领导人，不打算隐瞒或掩饰这个亚洲大国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中国准备如何为它的经济奇迹——“四个现代化”的革命——筹集资金？

李先念副总理回答说，欢迎在可以接受和适当的范围内的贷款，不让中国银行向西方国家的银行要求贷款是没有道理的。

对西方来说，这种回答的含意是很明显的。这特别意味着，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和美国，抛开台湾问题，都有必要对中国做出重要的决定和毫不含糊地确定这个“巨人”在它们各自对外政策中所占的地位。这件事不仅与西方国家的政府，而且与银行和私人部门有关。

最近几个月人们稍强烈地感到这种“西方政策”，北京政府觉悟到双方的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在更接近西方国家方面采取了比过去更明确的立场。

因此，北京的领导人一再提醒西方必须坚决反击苏联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

德新社报道

尼泊尔宣布比斯塔首相九月访华

【德新社加德满都八月十三日电】今天这里宣布，尼泊尔首相比斯塔将在九月份最后一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十一天的正式访问。中国的首席副总理邓小平今年二月间来这里作正式访问时，邀请比斯塔访问中国。公告说，比斯塔首相的北京之行将在九月二十七日开始。比斯塔首相在四月份到中国作过类似的十天访问。

英报文章《藏在“真正的中国”面孔背后的虚假》

【本刊讯】英国《约克郡邮报》八月九日刊登伯纳德·迪宁的一篇文章，标题是《藏在“真正的中国”面孔背后的虚假》，摘要如下：

西方政治家纷纷要求到中国去访问。他们大事吹捧中国东道主。随行记者一个比一个天真，竭力要让读者们相信他们看到了“真正的中国”。

外国人接连不断地去闲荡，在同一些向导带领下，作同样的旅行，睡在那为数很少的几家饭店，参观同一些单位，会见同一些人，这些人讲着同一些事情，在同样的宴会上听同样的讲话。

现在，一位目光敏锐的观察家剥去了中国搞的这套虚假做法的罩纱。他就是热爱中国并娶了一个中国妻子的比利时杰出的艺术史学家西蒙·里斯。他在一本很了不起的书中揭开了这一虚假的伪装。

对普通外国人只开放十多个城市。在每个城市，他们被安置在同一个饭店里。外宾们饱餐着上等饭菜。

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人居住的农村，在数万个村庄中，外国人能够参观的不到十二个（而且总是同一些村庄）。

在八亿人口中，外国人能会见的最多只有几百人。

文学界的代表只是几名作家，科学家和其他学者的情况也莫不如此。要是外宾要求会见某人，那么，见到这人的机会同来宾利用这种会见的可能是成反比的。

几乎所有外交官都在同一个地方居住和办公。大使馆和外交公寓都设在首都郊外两个大的集中区。中国官员们老是害怕外国人会跑到

农村去，同人民进行自发的、无人监督的接触。但是这种担心大体上是没有根据的：中国人一直受着对外国人讲话要多加考虑的训练。

大量的书面和口头宣传可能都在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热浴室里受过了熏蒸。

中国人现在讲着两种话：一种是自然的话，这是允许他们用自己的声音谈论私事的；另一种是机械的、刺耳的话，这是用来谈论政治的，用的是一些令人讨厌的含混不清的字句和流行口号。

除了有意透露的东西之外，一切都是国家机密。不许外国人阅读地方报纸和军队报纸，地址和电话号码是严格保密的。许多政府机构的外面都不挂牌子。

公开的宗教活动

——基督教、佛教、回教——都被取消。在文化革命期间，教堂、寺院、庙宇遭到劫掠，接着就关闭了。但外交部礼宾司使北京的一个天主教堂继续开放，以便供重要的外宾参观，一通知，即可举行传统的弥撒。

人民群众被当作宣传的工具。有一个西方国家要在北京举行大型工业展览会，当局是大力合作的。他们问主办人：“你打算要多少人参观？两万、四万、六万？”主办人被弄得莫名其妙，他说最好六万人。参观他的展览会的果然不多不少，恰好六万人。

有些外宾，当局打算使之获得深刻印象。在这样的欢迎仪式上，场面蔚为壮观。欢迎的人数十万、二十万、五十万不等，人数和必

须表现出来的“热烈气氛”都预先作了安排。

人群要蹲着等好几个小时。女学生穿着鲜艳的裙子，戴着头巾，还给她发了五彩缤纷的纸花。这些花用后交还，以备再用。

中国政府给外国人许多照顾和特权，使他们同群众隔绝。在饭店，他们有专座。在城市，一出门就坐小汽车。

你一表示想步行或坐公共汽车，向导总是惊讶，表示不赞成。那些坚持己见硬这么干的，很快他们自己也感到抱欠。

外国人很快就习惯于受人恭维，他们到什么地方都受到欢呼和鼓掌欢迎。

他们访问学校、医院、工厂和街道，

在进出口的地方总是有一群捧场的人。

他们习惯于让“组织上”照料他们的票。“组织上”负责回答一切问题，处理一切事务，是无所不能的。他们习惯于被人带出去带进来，别人给他们选定旅馆和安排时间表。几个星期以后，他们象笼子里的金丝雀一样，十分习惯于笼子里的生活，如果再放到大自然，他们自个儿简直无法生活。

自从里斯一九七三年访问那里以来，情况有变化吗？

他说：“无疑，我只是一个表面的观察者。”今天访问一下中国，就可以看到他的经历和我的经历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北京附近外国人可以自由行动的范围可能扩大了几英里。可能又重新开放了一些博物馆、古迹和寺院。剧院的花样可能多了一些。书店展出的书可能多了一些。

文前
事报

《从北京的「西方政策」到中国的现代化》

南《共产主义者》
周报文章

《变化的过程》

说十一大以来中国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本刊讯】南《共产主义者》周报八月十一日以《变化的过程》为题刊登诺瓦契奇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自从召开第一次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出席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一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在以华国锋为首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都取得了哪些成绩？

可以说，中国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热烈的讨论和对新道路的探索遍及各个领域：从社会基础到上层建筑。迄今的实践和理论正经受着检验。

中国的报纸写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高标准。任何理论都要经实践检验，过去的提法必须适应新的条件和已经变化了的情况。

当然，中国目前讨论“实践”问题，不仅注意到经济方面，而且也注意到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可是，经济仍然给目前的变化打上烙印。

华国锋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以尖锐的批判态度分析了近几年发生的事件，这次代表大会以后预示着在国内的经济制度方面将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指出，只采取行政措施是不能管理成千上万企业的。公开表示主张广泛利用价格、贷款、支付制度等这些经济杠杆，其目的在于加速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而采取的方法越来越多地是经济方面的。

无疑，应该认为这种看法目前仍然是一种趋向，过去的深刻的影响在实践中仍然很明显。

经过多年之后重新出现在舞台上的经济学家们主张，为了完成物质生产的任务，目前应该刺激企业和个人的物质兴趣。

为加强“生产中的民主”已采取了初步的行动，答应企业今后可以支配所取得的部分收入。关于按劳分配问题，正进行广泛的讨论，领导人的方针是彻底贯彻这个原则。

由于过去一个时期被认为是大乱的时期，因而华在代表大会上宣布“大治”是头等任务之一。

可以说，在这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不仅加强了秩序的稳定，而且为加强法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国家机构和政权系统正加强民主原则，以前停止活动的许多机构，首先是社会一政治机构，恢复了政治生活。

为在文化革命过程中的或者更早的大批清洗时受害的干部恢复名誉的重要过程，也特别引人注目。

在为“四人帮”和林彪等人的受害者恢复名誉的同时，正在撤换那些对目前变化持保留态度或者违法乱纪的地方领导人。

当然，所有这一切并非一帆风顺，也不那么简单。抵制现行方针的行为肯定存在。任何人都不会对此感到惊奇。

但是，新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变化着的条件下，对各种不同意见不再当作“反革命”

或者“敌对行动”，而是当作不应该用行政命令去加以解决的一种矛盾。

继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访问之后，华国锋主席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的访问，可能将最明确地谈到新领导对外政治方针的变化。

华主席现在开始了一位中国最高领导人从未进行过的最远的巡回访问。他在北京接见许多外国国务活动家和同他们谈话时，就已表现出了有力的活动。

向世界开放这个词，对实现新方针来说可能不够确切，因为“开放”时期是七十年代初，那时中国实际上同世界所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我们可以这样说，现在是要向世界问题接近，中国对参加解决这些问题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今天，中国将越来越多地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寻找自己的伙伴，它所遵循的政治主张认为，这些国家今天是进步倾向的主要支柱。

在最近一年中，中国还大力在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中进行了活动。中国还同许多西方国家发展各种各样的和越来越广泛的双边合作。

【本刊讯】葡萄牙《新闻日报》八月三日刊登该报国际部主任伊格巴尔·阿梅德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从北京的“西方政策”到中国的现代化》，摘要如下：

一九七六年年年底粉碎“四人帮”和今年举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毛之后时代的两个主要阶段。

具有真正的政治求实精神的中国领导人，不打算隐瞒或掩饰这个亚洲大国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中国准备如何为它的经济奇迹——“四个现代化”的革命——筹集资金？

李先念副总理回答说，欢迎在可以接受和适当的范围内的贷款，不让中国银行向西方国家的银行要求贷款是没有道理的。

对西方来说，这种回答的含意是很明显的。这特别意味着，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和美国，抛开台湾问题，都有必要对中国做出重要的决定和毫不含糊地确定这个“巨人”在它们各自对外政策中所占的地位。这件事不仅与西方国家的政府，而且与银行和私人部门有关。

最近几个月人们稍强烈地感到这种“西方政策”，北京政府觉悟到双方的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在更接近西方国家方面采取了比过去更明确的立场。

因此，北京的领导人一再提醒西方必须坚决反击苏联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

德新社报道

尼泊尔宣布比斯塔首相九月访华

【德新社加德满都八月十三日电】今天这里宣布，尼泊尔首相比斯塔将在九月份最后一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十一天的正式访问。中国的首席副总理邓小平今年二月间来这里作正式访问时，邀请比斯塔访问中国。公告说，比斯塔首相的北京之行将在九月二十七日开始。比斯塔首相在四月份到中国作过类似的十天访问。

英报文章《藏在“真正的中国”面孔背后的虚假》

【本刊讯】英国《约克郡邮报》八月九日刊登伯纳德·迪宁的一篇文章，标题是《藏在“真正的中国”面孔背后的虚假》，摘要如下：

西方政治家纷纷要求到中国去访问。他们大事吹捧中国东道主。随行记者一个比一个天真，竭力要让读者们相信他们看到了“真正的中国”。

外国人接连不断地去闲荡，在同一些向导带领下，作同样的旅行，睡在那为数很少的几家饭店，参观同一些单位，会见同一些人，这些人讲着同一些事情，在同样的宴会上听同样的讲话。

现在，一位目光敏锐的观察家剥去了中国搞的这套虚假做法的罩纱。他就是热爱中国并娶了一个中国妻子的比利时杰出的艺术史学家西蒙·里斯。他在一本很了不起的书中揭开了这一虚假的伪装。

对普通外国人只开放十多个城市。在每个城市，他们被安置在同一个饭店里。外宾们饱餐着上等饭菜。

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人居住的农村，在数万个村庄中，外国人能够参观的不到十二个（而且总是同一些村庄）。

在八亿人口中，外国人能会见的最多只有几百人。

文学界的代表只是几名作家，科学家和其他学者的情况也不如此。要是外宾要求会见某人，那么，见到这人的机会同来宾利用这种会见的可能是成反比的。

几乎所有外交官都在同一个地方居住和办公。大使馆和外交公寓都设在首都郊外两个大的集中区。中国官员们老是害怕外国人会跑到

农村去，同人民进行自发的、无人监督的接触。但是这种担心大体上是没有根据的：中国人一直受着对外国人讲话要多加考虑的训练。

大量的书面和口头宣传可能都在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热浴室里受过了熏蒸。

中国人现在讲着两种话：一种是自然的话，这是允许他们用自己的声音谈论私事的；另一种是机械的、刺耳的话，这是用来谈论政治的，用的是一些令人讨厌的含混不清的字句和流行口号。

除了有意透露的东西之外，一切都是国家机密。不许外国人阅读地方报纸和军队报纸，地址和电话号码是严格保密的。许多政府机构的外面都不挂牌子。

公开的宗教活动

——基督教、佛教、回教——都被取消。在文化革命期间，教堂、寺院、庙宇遭到劫掠，接着就关闭了。但外交部礼宾司使北京的一个天主教堂继续开放，以便供重要的外宾参观，一通知，即可举行传统的弥撒。

人民群众被当作宣传的工具。有一个西方国家要在北京举行大型工业展览会，当局是大力合作的。他们问主办人：“你打算要多少人参观？两万、四万、六万？”主办人被弄得莫名其妙，他说最好六万人。参观他的展览会的果然不多不少，恰好六万人。

有些外宾，当局打算使之获得深刻印象。在这样的欢迎仪式上，场面蔚为壮观。欢迎的人数十万、二十万、五十万不等，人数和必

须表现出来的“热烈气氛”都预先作了安排。

人群要蹲着等好几个小时。女学生穿着鲜艳的裙子，戴着头巾，还给她发了五彩缤纷的纸花。这些花用后交还，以备再用。

中国政府给外国人许多照顾和特权，使他们同群众隔绝。在饭店，他们有专座。在城市，一出门就坐小汽车。

你一表示想步行或坐公共汽车，向导总是惊讶，表示不赞成。那些坚持己见硬这么干的，很快他们自己也感到抱欠。

外国人很快就习惯于受人恭维，他们到什么地方都受到欢呼和鼓掌欢迎。

他们访问学校、医院、工厂和街道，

在进出口的地方总是有一群捧场的人。

他们习惯于让“组织上”照料他们的票。“组织上”负责回答一切问题，处理一切事务，是无所不能的。他们习惯于被人带出去带进来，别人给他们选定旅馆和安排时间表。几个星期以后，他们象笼子里的金丝雀一样，十分习惯于笼子里的生活，如果再放到大自然，他们自个儿简直无法生活。

自从里斯一九七三年访问那里以来，情况有变化吗？

他说：“无疑，我只是一个表面的观察者。”今天访问一下中国，就可以看到他的经历和我的经历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北京附近外国人可以自由行动的范围可能扩大了几英里。可能又重新开放了一些博物馆、古迹和寺院。剧院的花样可能多了一些。书店展出的书可能多了一些。

文前

《从北京的「西方政策」到中国的现代化》